冥界邯郸一梦

2025-11-28 · 瀛寰 · 故事, 瀛洲, 大瀛, 冥界, 息律

> 冥界梦幻，亡魂暂归。

冥界で邯鄲の夢

> 慰藉 苦痛 動亂 柔軟
> MALSI KULMI-I-HUPIN JA
> 苦痛
> KULMI 白き霧の中　獨り徑を探す
> 祈願
> SAPU 迷ひて迷ひたり　迷ひたる者
> 勸誘
> SASU 心が導き　扉に輕く叩け”
>
> 慰藉·苦痛·动乱·柔和
> 苦痛：在白雾之中 独自寻路
> 祈求：迷茫着迷茫着 迷茫着的人
> 引导：心灵指引着 轻叩大门

白雾茫茫，不见一物。远处不知意义的歌谣轻柔地飘入心田，氤氲着抚摸着心灵。

身上似乎还有些火辣辣的痛，身体却兀自站起了身，朝着不知何方走去。脚步似乎有些飘忽，踏在地上不闻一点声响——地上，或者是别的什么上。整个世界——姑且这么说吧——除去那些空灵而不知所云的歌谣，无一点声响。

心中自有路，无知无觉不知走了多远，刚受过痛的身体却一点妨碍也没有，就这样走着。

歌谣声的大小似乎亘古便如此，没有一丝变化，也总是那四句。宛若游丝，让人不禁害怕它什么时候就会断掉。

> 苦痛：在白雾之中 独自寻路

我有些愕然。

世间竟有如此地界吗？

而我又到底在走向何方？

> 祈求：迷茫着迷茫着 迷茫着的人

我还是站在了门前。

无墙，无岗，无哨，只有一扇门，孤零零立在那里。

不——还有一位人——人？在徘徊，嘴唇一张一翕，或许歌谣便是她——她？唱的。

着一身素白瀛服，上面绣了些淡灰的花——是花吧？本应有些扎眼的打扮，在这环境里似乎反而柔和。也就是一年轻女子模样，可转过身来，眼神却有些空灵。

她转过身来，歌谣也渐渐消逝。这时周遭空中似乎有些什么发光的残渣——形体看不大清，向四周散开来，终于逃出了视线。

“此地乃冥界。”

轻轻一句话仿佛击中了我的魂灵——我现在真是只有魂灵了吧?

“KANU(憐憫)，如此年轻吗?”

不知如何应答，我沉默。

“UHAS(猶予)，您的息律不太对呢。您为何来了这里?”

“我是……”我急忙回忆。

“不，不要想了，那些灭茶之事。请随我来。”

“请等一下……”没有预兆地，身体——或是魂灵，不做抵抗地跟了上去。

门拉开，里面却一片漆黑，泛着一点红光。

引路的她似乎对里面再熟悉不过了，大步走了进去。

跟随她进来才发现，里面并非伸手不见五指，也不像外面一样空无一物。虽然二人如履平地，却不见有地面。只有——那红光的来源，一片片血红的火焰，是漫世开放的曄(yè)哥别花——错不了。在世间见到的曄(yè)花从未有这般令人震撼的。曄(yè)哥别无规律地摇曳着，我走过的地方便发出一阵奇怪的声响，时而像讥诮，时而如呓语。周围并无他人，我却在脑中听到——如几百人低语。千人，万人，却一句都听不懂。想要驻足稍事停留，却不由自主地跟着刚开始遇到的人。

另一人，身着黑服，轻摇着小船，在前方的黑暗中荡着。前方红色的血光，那漫世的曄(yè)哥别戛然而止，只剩无边的黑暗。 “嗯？渡航否?”她说完，接着唱起歌谣。

> MALSI(慰藉) KULMI-I-HUPIN(動亂) JAT(柔軟)
> HAJI(悠然) 黑き隙の中　二人川を渡る
> SUNA(亢奮) 揺らぎて揺らぎたり　揺らぎたる者
> SASU(勸誘) 船が漂ひ　彼方に永き戀を

> 慰藉·苦痛·动乱·柔和 悠然：在黑隙之中 共同渡河 亢奋：摇曳着摇曳着 摇曳着的人 劝诱：小舟漂浮着 长恋彼方

唱完一遍，她又看向我们二人。这次我看清了：她唱完歌，向四周散开的是白色如曄(yè)哥别的字符。

她开口发问：“怎？为何不应?”

白衣女孩简要地说了两个词：“息律高。”

“哦——”她不置可否地长吟一声。

“MANNA(疑惑)，少年何故至此?”

“SASU(勸誘)，由祂来验明汝身!”

不知何时一位长者模样的人——也许，立在了身旁。我未曾见过年长的亲人，但他身上熟悉的感觉却与亲人相似。

他向我耳语：“还是归还吧，未免过于年少。”

此时黑衣女孩摇船近前，老者旋即消逝。“原来只是迷路了啊，KANU（憐憫），不啻归家去。”“UHAS（猶予），年长了些再来也不迟。”

“就在此别过——暂别当重逢！”

“MALSI（慰藉） KULMI-I-HUPIN（苦痛 動亂） JAT（柔軟）
”

二重歌声中，之前轻柔的感觉消失，逐渐，身体变得沉重。这黑白梦幻交织之常世，崩裂般坍塌散开来。身体颤抖着捂住头，蜷缩着忍受脑中的巨响。手上的脉搏逐渐明显起来，耳膜内回响着心脏搏击的声音，疼痛一跳一跳鲜明起来。

睁开双眼，我蜷缩在不知何处的废弃街角，身下血与汗交融。

一个人都没有。

作者 忘樱谭夜魔乐团 · 许可协议 CC BY-NC-SA 4.0